

卡夫卡的内心生活

□谢有顺

一、存在是一种无能

“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这并非弗兰茨·卡夫卡的名言，却是最令我难忘的句子之一。它出现在卡夫卡写给自己的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同一页纸上，卡夫卡还写下了“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样悲观的言辞。再联系到卡夫卡那些阴暗的作品，许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必定是一个病态而怪癖的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持同样的看法。

后来读了卡夫卡生前好友的一些回忆文字，才知道，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个精神健康、内心简朴的人。他的朋友韦尔奇在回忆中说：“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举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坚定而温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丰富。对一切人都友好、认真；对一切朋友忠实、可靠……没有一个人他不倾注热情；他在所有同事中受到爱戴，他在所有他所认识的德语、捷语文学家中受到尊敬。”

他的另一个亲密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也记述到：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而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在一九二一年与卡夫卡关系破裂后，还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我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唯独他是唯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唯一纯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

可就是这样一个“唯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唯一纯粹的人”，却称自己“是完全无用的”“必将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也许我们过去所认识的卡夫卡是被简化过的，真正的卡夫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但也有人会说，卡夫卡是怎样一个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三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一批短篇小说，一些随笔、谈话录，加上日记、书信，以字数计，对于英年早逝的卡夫卡而言，不能算少，但他生前发表的字数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马克斯·勃罗德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坚持将他的作品整理出版，今天我们最多只能读到《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这几个短篇小说。

然而，这依然不能改变卡夫卡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我是完全无用的。如同悖谬是卡夫卡作品的经典母题一样，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也具有一种悖谬的效果。这个健康的人、合格的工伤保险公司职员、常常能给朋友们以帮助的人，坦言自己的“无用”，更多的是指向他的精神特征。这种无用，与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绝望、荒诞、受难等景象密切相关。或者说，无用正是绝望的表现之一。

卡夫卡似乎在向我们证明，写作是无用的，存在是一种无能。



卡夫卡

『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

变，它的存在，不过是表明人类的内心还有那么一点奢侈的念想，还有做梦的权利。卡夫卡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写作，即便还有什么作用，也不过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援助，它拒绝被支配，更拒绝被利用，它只为人类的内心作证。

二、不可治愈的不幸

维特根斯坦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感叹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样合适。在卡夫卡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动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职员，连卡夫卡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弱者，他在写作中关怀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内心却一直有着坚不可摧的东西。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才会那么坚定地关心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悲伤。

和许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变形记》。应该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岁，对文学刚开始萌生兴趣，还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变形记》第一次让我知道，写人，原来可以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这样反而能够把人内心中的神秘事物逼现出来。接着我又读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艺术家拒绝进食的精神意义，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约感到，小说原来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它还要解释人的处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使我知道，写作不该放弃对存在核心的追问。

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对世界的解释。他对生活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抵达世界的内部，抵达存在的荒凉地带，从而为人的处境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对他而言，写作就是生命的一种表达形式，他与写作的密切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他还不止一次说，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他对自身境遇的敏感，对存在的关怀。卡夫卡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写作是独立的、内向的、自省的，也是坚决的，因为它无法和现实轻易达成和解。写作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渊。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种为艺术殉难的光辉，他那坚韧的牺牲精神，帮助他抵抗着一次次的精神苦难，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都在斗争。

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让人想起《饥饿艺术家》中那个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宁死也不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他简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实写照。饥饿艺术家为了“把艺术推向顶峰”，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个“歌女约瑟芬”，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这种为信念和艺术殉难的精神，显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临死前还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据罗纳德·海曼的《卡夫卡传》记载，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从中看到了自己。

节选自《卡夫卡的内心生活》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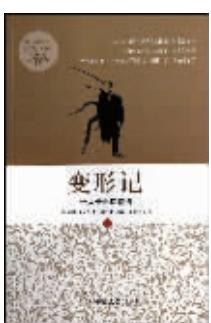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卡夫卡《审判》



卡夫卡《变形记》



卡夫卡《城堡》